呂祖謙　東萊先生成公

字伯恭先河東人後徙壽春六世祖申國文靖公自壽春徙開封今爲開封人以祖致仕恩補將仕郎登　隆興元年進士第又中宏詞任南外睦宗院宗教丁母憂免喪除太學博召試館職除祕書正字丁父憂免喪主管台州崇道觀召爲祕書郎兼　國史編修還著佐再遷大著兼禮郎冬以疾去職先是奉　詔編類　皇朝文鑑至是書成除直閣主管武夷冲佑觀病間除著作郎不就㕘差浙東帥議亦不就主管明道宮　淳熙八

諡

公之文學術業本於天資習於家庭稽諸中原文獻之所傳
博諸四方師友之所講聞淡無所偏滯晚雖卧疾其任重
道遠之意達於家政纖悉委曲皆可爲後法
史說曰史有二體編年之體始於左氏紀傳之體始於司馬
遷其後如班范陳壽之徒紀傳之體常不絕至於編年之
體無有能續之者溫公作通鑑正欲續左氏左氏之傳終
云智伯貪而愎故韓魏起而亡之左氏終於此故通鑑始
於此然編年與紀傳互有得失論一時之事紀傳不如編
年論一人之終始編年不如紀傳要之二者皆不可廢韓
魏之事溫公論之詳矣分當論看通鑑之法昔陳瑩中嘗
謂通鑑如藥山隨取隨得然雖有是藥山又須會採若不

能探則不過博聞强記而已壺丘子問於列子曰子好游乎列子曰人之所游觀其所見我之所游觀其所變此可取以爲看史之法大抵看史見治則以爲治見亂則以爲亂見一事則止知一事何取觀史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時之禍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當作何處之如此觀史學問亦可以進智識亦可以高方爲有益

讀史先看統體合一代綱紀風俗消長治亂觀之如秦之暴虐漢之寬大皆其統體也其偏勝及流弊處皆當考復須識一君之統體如文帝之寬宣帝之嚴之類統體蓋爲大綱如一代統體在寬雖有一兩君稍嚴不害其爲寬一君統體在嚴雖有一兩事稍寬不害其爲嚴讀史自以意會

國三分之時旣有天下之統體復有一國

如前例大要先識一代統體然後就其中看一國之統體二者常相関也既識統體須看機括國之所以盛衰事之所以成敗人之所以邪正於幾微萌芽察其所以然是謂機括

讀史既不可隨其成敗以為是非又不可輕立意見易出議論須揆之以理體之以身平心熟看參會積累經歷諳練然後時勢事情漸可識別

與張敬夫書畧曰從前病痛良以嗜慾粗薄故却欠克治經歷之功思慮稍少故却欠操存澄定之力積蓄未厚而發用太遽涵泳不足而談說有餘

與晦翁書曰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絕利一源凝聚停蓄方始收拾得上

晦翁致書曰承喻整頓收斂則入於着力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曰亦須且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且就整頓收斂處着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即成病耳

又曰承喻所疑別紙求教然其病在於略知道體之渾然無所不具而不知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粗本末賓主内外蓋有不可以毫髮差者是以其言常喜合而惡離却不知雖文理密察纔析毫分而不害乎本體之渾然也先生答曰所喻誠爲至論

晦翁再書曰所喻講學克己之功良多益寡政得恰好然此二事各是一件工夫學者於此須是無所不用其極然後足

之患若如來喻使有好仁不好學之蔽

矣
問思辨而後繼之以篤行程子於涵養主
學亦兩言之皆未嘗以此包彼而有所偏廢也先生
答曰所喻致知克己不可偏甚善前此多見友朋每
校量義理而於踐履處多不檢點故發裒多益寡之論然
要如來喻乃完粹耳
再書曰聖門進學所造想日深所謂凝聚收斂是大題目此
不易之論乃工夫根本
又曰伯恭嘗言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此至論
也
贊其畫像曰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祕
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
狀貌不踰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

之而莫曉其躅矧是丹青孰形心曲惟嘗見之若於此而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

哭之曰天降割于斯文何其酷耶往歲已奪吾欽夫伯恭胡爲又至於不淑耶道學將誰使之振君德將誰使之廢耶後生將誰使之誨斯民將誰使之福耶經說將誰使之繼事記將誰使之續耶若我之愚則病將孰爲之箴而過將孰爲之督耶然則伯恭之亡曷爲而不使我失聲而驚呼號天而慟哭耶嗚呼伯恭有蓍龜之智而慮之若愚有河漢之辨而守之若訥胸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詞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此固今之所難而未足以議兄之髣髴也若乃孝友絕人而勉勵如弗及恬淡寡欲而持守不少而羞爲訐東戔以飭躬而恥爲介是則古

之　之而吾伯恭猶歉然而未肯以自大也盖
其德宇寬洪諳量閎廓既海納而川停豈澄清而撓濁所
涵濡於先訓紹文獻於故家又隆師而親友極探討之幽
遐所以稟之既厚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立
之甚高亦無求而不備故其講道於家則時雨之化進位
于朝則鳴羽之儀造辟陳謨則宣公獨御之對承詔奏篇
則右尹祈招之詩上方虛心而聽納衆亦注目其敷施何
遺時之不遂遽縈疾而言歸悗一卧以三年尚左圖而右
書閒消遥以曳杖悗沂上之風雩衆咸喜其有瘳冀卒攄
其素蘊不則傳道以著書抑亦後來之程準何此望之難
必奄一夕而長終增有邦之殄瘁極吾黨之哀恫嗚呼哀
哉我實無似兄辱與遊講學深切惟義綢繆與前日之枉

書尚粲然其手筆始言沈痼之難除猶幸死期之未即中語簡編之次第卒誇草樹之深幽謂昔騰牋而有約盍今命駕以來遊欣此旨之可懷懍計車而偕至考日月之幾何不旦莫之三四嗚呼伯恭而遽死耶吾道之衰乃至此耶云云

文鑑編得泛然亦見得近代之文如沈存中律曆一篇説渾天亦好

文鑑編康節詩不知怎生地那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底詩却不編入

讀文鑑曰詩好底都不在上面把作好句法又無好句法把作好意思又無好意思把作勸戒又無勸戒

觀之其緇閱論著固不以一日爲懈至於氣候

者[illegible]悴亦必謹焉則其察物內省蓋有非血氣所能移者矣此來不復見伯恭固爲深恨然於此得窺其學力之所至以自警省則吾伯恭之不亡者其誨我亦諄諄矣 日記跋

向見說左氏之書極爲詳博然遣詞命意亦頗傷巧矣

博雜極害事伯恭日前只向雜博處用功却於要約處不曾子細研究如閫範之作旨意極佳

伯恭天姿溫厚故其論平恕委曲之意多

伯恭義理太多傷巧未免杜撰

伯恭聰明看義理不子細向嘗與校程易到噬嗑卦和而且洽處一本作和而且洽字據洽字於理爲是他硬要作洽字和已有洽意更下洽字不得緣他先讀史多所以看

罷了眼讀書須是先經爲本而後讀史

問東萊之學曰伯恭於史分外子細於經却不甚理會嘗有人問他忠恕楊氏侯氏之說孰是他却說公如何恁地不會看文字這个都好看來他要說爲人謀而不盡心爲忠傷人害物爲恕恁地時方說不是門人曰他是相戲漸閒一種史學故恁地曰史甚學易只是見得淺

伯恭之學大槩尊史記不然則與陳同父說不合同父之學止是如此

其學合陳君舉陳同父二人之學問而一之

永嘉之學理會制度偏攷究其小小者惟君舉爲有所長若正則則渙無統紀同父則談論古今說王說霸伯恭則

所長

伯恭言[illegible]每事要鶻圇說作一塊又生怕人說異端
　俗學之非護蘇氏尤力以爲爭校是非不如斂藏持養
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後爲後生輩糊塗說出一般惡口
　小家議論賤王尊伯謀利計功更不可聽
向見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
　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閑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
　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爲變化氣質法
伯恭舊時性極褊後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
　於人有省遂如此好　並晦翁語

呂祖謙

張栻　南軒先生宣公

字敬夫魏國忠獻公之嗣子蔭補承務郎　紹興間忠
獻出督奏公充機宜以軍事入見　上異之除直秘閣
丁父憂服喪長沙會盜起郴桂帥守劉公珙時問籌策
還朝極言公學行志業除撫州守未行改嚴州　召爲
吏部員外郎未幾兼侍講尋除左司員外郎守袁州
淳熙改元公家居累年　上念公除禁職守靜江經略
治聞　詔特轉承事郎進直寶文閣再任五年除秘閣
修撰湖北運副即知江陵帥本路求閑未得而病革且
死猶手草遺表寫畢而絕比詔下除右文殿修撰提舉
武夷山沖佑觀則已不及拜矣　淳熙七年二月也享年
泰八年賜謚

公生三[illegible]成忠獻愛之自其幼學而所以教者莫
非忠孝仁義之實既長命往從胡仁仲之門問程氏學先
生一見知其大器即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公
退而思若有得也以書質焉而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
道幸矣公以是益自奮厲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顔錄
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策所造既深遠矣猶未敢自以為
足則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所未至蓋玩索講評踐行躰
驗反覆不置者十有餘年然後昔之所造愈深遠而反以
得乎簡易平實之地其於天下之理蓋皆瞭然心目之間
而實有以見其不能已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
其所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
慕而強為之也

孝宗即位慨然以奮伐仇虜克復神州爲己任起忠獻公都
督諸軍事忠獻奏以公書寫機宜文字公時年甫三十內
贊密謀外參機務夙夜懍懍直以君父之讐爲己憂有人
所不得而聞者矣 聞以軍事入見 上即進曰 陛下上
念宗社之讎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
之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願 陛下勿忘此心而親
賢稽古以廣充之則不惟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千古因
循之弊亦庶乎其可革矣 上異其言
忠獻入行相事 上時時獨召公入問方略 上皇亦召對
勞問賜金帶以寵焉忠獻辭位去公亦罷歸用事者遂罷
兵與虜和虜乃乘隙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然廟筭猶未
也 以兵向虜時忠獻已辭世即苴土拜疏

六　同天日者雖嘗詔以縞素出師而玉帛
之使未嘗不踵其後是以和戰之念雜於胷中而至誠惻
怛之心無以感格乎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
也今雖悉為群邪所誤以至於此然能以是為監而深察
之使吾胷中了然無纖芥之惑然後明　詔中外公行賞
罰以快軍民之憤則是乃所以為破虜之一奇也然破虜
之後益堅此心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使此心純
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成哉

知嚴州　陛辭時宰相方藉恢復之說為身謀而其所以為
術皆不出於正妄意公素論當與己合數遣人致慇懃公
不荅見　上即言先王之治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以
其胷中之誠足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

雖勞而事功不立豈吾日用之間念慮云爲之際亦有私
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誠能克而去之使吾中扃洞然
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天人之應將不旋踵矣
然欲復中原之地當先有以得吾民之心而所以得吾民
之心者豈有他哉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矣
宰相方大言虜勢衰弱可圖往責陵寢之故以爲兵端士大
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皆斥去之於是公見 上 上
曰卿知虜中事乎公對曰不知也 上曰虜中饑饉連年
盜賊四起公曰虜中之事臣雖不知然境內之事則知之
詳矣 上曰何事公曰比年諸道歲飢民貧而國家兵弱
財匱小大之臣又皆誕謾不足倚仗正使彼實可圖臣懼
我　　　　也 上爲默然久之

公遂

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今不能正名仗
義以將天討而欲以卑詞厚禮求之其屈甚矣而異論者
猶以爲憂雖其不知大義之所存無足深責然意其亦有
以見我之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夫必勝之形常
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爲今之計
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讎之義顯絶虜人不與通使然後
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
守爲一事又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使必勝之形隱然
在目則雖三尺童子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尚何異論之爲過
計之憂哉　上爲歎息褒諭以爲前未始聞此論也
一日奏事　上問天公進對曰不可以蒼蒼者便爲天當求
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監觀上帝臨女簡

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

公寢疾微吟云舍瑟而作敢忘事上之忠鼓缶而歌當盡順終之理疾革定叟求教公曰朝廷官爵莫愛他底一朋友求教力疾謂之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

將死自作遺表曰再世蒙 恩一心報 國大命至此厥路無由猶有微誠不能自已伏望 陛下親君子遠小人信任絶一已之偏好惡公天下之見永清四海克鞏丕圖臣死之日猶生之年表來上郵吏以庶僚不得上遺表却之

卒四日 上乃聞之

公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旣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過而勇於從義則又奮厲明決無毫髮滯吝意以至病疾於天理人欲之間則平日可知也故其

徃 所以見於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
至於如此則小人以其好惡之私或能壅塞於一時然至
於公論之久長蓋亦莫得而揜之也
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
造其極其剖析精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所爲郡
必首其學於靜江又特盛暇日召諸生告語不倦民以事
至庭中者亦必隨事教戒而於孝悌忠信睦婣任恤之意
尤孜孜焉世俗鬼神佛老之說必屏絕之獨於社稷山川
古先聖賢之奉爲之兢兢雖法令所無亦以義起其水旱
禱祠無不應也
平生所著書唯論語說最後出而洙泗言仁諸葛忠武侯傳
爲成書其他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之屬則猶

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然其提綱挈領所以開悟後學使不迷於所鄉其功則已多矣蓋其常言有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烏乎至哉言也其亦可謂廣前聖之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

靖康之變 國家之禍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以任其責者蓋無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決之明計慮之審又未有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卒就其業然其志義偉然死而後已則質諸鬼神而不可誣也朱子述行狀後

嘗曰廷對須是直言蓋士人初見君又此是第一步此時[illegible]非欺須是立得脚又是當

曰[illegible]賢者不肯爲則必有小人乘間攘臂而爲之此天[illegible]之禍所從起也如 本朝熙豐之初役法當革也科舉當變也冗官當去也 神宗皇帝慨然欲更張之而當時諸老大臣皆以爲不可 神宗不快於心一旦王介甫以爲可以必更於是小人乘間用事而天下之禍從此起矣

人言東漢之亡黨錮促之也曾不知東漢君無數君子其亡也尤速譬如羸病之服丹一旦死則歸罪於丹不知其所以能延數日之命者丹之力也使其不服丹則其死必速矣

答鄭自明書云天理難窮資質難恃工於論人者察己常疎闊狃於訐直者所發多弊病

讀經書須平心易氣涵泳其間若意思稍過當亦自礙却正理要切處乃在持敬若專一工夫積累多自然體察有力只靠言語上苦思未是也

晦翁致書略曰厶切覸所存大抵莊重沉密氣象有所未足以故所發多暴露而少含蓄此殆涵養本原之功未至而然以此慮事吾恐視聽之不能審而思慮之不能詳也近年見所爲亦多無節奏條理又多語學者以所未到之理此皆是病理無大小小者如此則大者可知矣願深察此言朝夕點檢絕其萌芽勿使能立則志定慮精上下信服其於有爲事半而功倍矣或言之有失人以爲言固當即改然亦更須[illegible]審其本末然後從之爲善向見舉措之間爲之儀以一人言而罷之者亦大輕矣

固必矣

賛其畫像曰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善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孶孶乎其致主之功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仡仡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為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既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以卜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哭之曰惟公家傳忠孝學造精微外為軍民之所屬望內為學者之所依歸治民以寬事君以敬正大光明表裏輝映自我觀之非惟十駕之弗及蓋未必終日言而可盡也顧聞公之臨絶首以納忠召賓佐而與訣委符節而告終蓋所謂得正而斃者又凜乎其有史魚之風此猶足以為吾

道而增氣抑又可以上悟於宸聰
又曰嗟惟我之與兄胳志同而心契或面講而未窮又書傳
而不置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爲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
之所議又有始所共向而終悟其偏亦有蚤所同擠而晚
得其味蓋繳紛往反者幾十餘年末乃同歸而一致云云
兄喬木之故家我衡茅之賤士兄高明而宏博我徇狹而
汙滯故我常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盍以是
而傳之來裔盖雖隱顯之或殊實則交須而共濟不惟相
知之甚審抑亦自媿而無愧
呂東萊哭之曰公昔以郡文學事公於嚴陵聲同氣合莫逆
無間者十有一紀之間面講書請區區一得之慮有時
闡公之論綱舉領挈明白嚴正無纖繞

口[illegible]之病然後釋然心悅爽然自失邈然始知
其不可不[illegible]之所以願終身事公而不去者也其天姿澁
訥交際酧酢心所欲言口或不能發明獨與公合堂同席
之際傾倒肝肺無所留藏意所未安辭氣勁切反類世之
強直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夫豈士為知己盡自應爾歟
我行天下愛而忘其愚亦有不滅公者矣内反諸心豈敢
負之乃獨勇於此而怯於彼抑有由也蓋公孳孳求益較
篤懇惻有以發其冥頑勇於改過奮厲明決有以起其緩
縱而不立已不當同胷懷坦然無復隔閡雖平生退縮固
滯之態亦不掃而自除也使我常得從公豈無分寸之進
使公以愛我之心充而廣之劇致於以虛受人之地公天
下之身受天下之善行為社稷生民福孰可限量耶嗚呼

公今其死矣亦無所復望雖然有一于此公在三之義上通于天養其志承其業油油翼翼左右彌縫不以存歿爲二者公之事親也念大恩之莫報咎誠意之未孚雖身在外心靡不在王室鞠躬盡瘁唯力是視不以遠近爲間者公之事君也義理之大一識所歸亦矢靡他至於參觀編考公而且博未嘗如世俗學一先生之言行暖暖姝姝不復廣求其進學之力不以在亡爲勤惰者公之事師也公之此心蓋未嘗死我雖病廢猶有尊足者存亦安知不能追申徒而謝子產耶（申徒事見莊子內篇五申徒嘉兀者也尊足事乃叔山無趾亦見上）

晦翁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自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

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嘿契於心者人

者□□□□□□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間毫釐之辨
蓋有古今□□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凢宏
綱大用巨細顯微莫不洞然於胷次而無一豪功利之雜
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爭鄉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
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
死矣 云云 敬夫天姿甚高聞道甚蚤其學之所就旣足以
名於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比年以
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蓋有所謂
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其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
文字之間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此其淺深踈
密之際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
欽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游之久反復開益爲多但其天姿

工夫也

昔日作課簿以記日用言動視聽是禮與非禮者[illegible]又云善[illegible]

恐懼常於危階上[illegible]並語録

儒異於禪正在下學處顏子工夫眞百世軌範舍此應無入路無住宅三二十年不覺便虚過了

春秋大約如法家斷例也折以中道耳恐因是及中庸因中有權與取兩者之中之説

進學加功處若欲少立得住做自家物須要自用法術乃可得之迩來學者何足道能言眞如鸚鴣也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脱得者非是小事如襍家透聲色關切須勉之透得名利關便是小歇處然須藉窮理工夫至此[illegible]方可望有入聖域之理不然休説萬無見道之理

某緣早親有道復爲克己之學遂於世味若存若亡昨[illegible]晦以任意浸薄矣

學之所貴有識也爲難聞詹君董勇猛精進殊可喜定能更覷得破一切世累於佳若覷不破則未論行險僥倖而氣已弱志已喪矣有志於道者不可不戒直當朝夕點檢令了了也 並手柬胡文定

馮忠恕問陳叔易言伊川嘗許良佐有王佐才以是質於和靖和靖曰先生無此語先生晚年顯道授澠池令來洛見先生留十餘日先生謂焞如見顯道試問此來所得如何焞即往問焉謝曰[illegible]但每常聞先生語多疑惑今次見先生聞先生語判然無疑所得如此具以告先生先生曰某見得他也是如此雖[illegible]喜之但不聞此語耳 記善錄

謝先生監西竹木場朱子發震自太學與弟子權偕往謁之

坐定子發進曰某□□先生久矣今日之來無以發問不

識先生何以見教　生曰好待與賢說一部論語子發私

念日刻如何由親款其講說已而具飯酒五行只說他話

及茶罷乃掀髯曰聽說論語首舉子見齊衰者與冕衣裳

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又舉師冕見及階子

口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曰某在斯某在斯子張問

曰與師言之道與曰固相師之道也夫聖人之道無微顯

無內外由洒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夫道本末一以貫之一

部論語只恁地看語錄後跋

謝子見河南夫子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謝子曰吾徒

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烏頭者方

其服也顏色悅澤筋力強盛一日爲頭力去將如之何尸
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者矣
論顏子具體而微者合下來有恁地氣象但未彰著孟子
強勇以身任道壁立萬仞誰敢正覷看非孟子恁地手脚
也撐拄此事不去雖然猶有大底氣象未能消磨得盡不
然藐大人等語言不說出來孔子云事君盡禮人以爲諂
當時諸國君相怎生當得他聖人恁地禮數是他只管行
禮又不與你計較長短與上大夫言便誾誾與下大夫言
便侃侃冕者瞽者見之便作過之便趨蓋其德全盛自然
到此不是勉強做出來與孟子全別
朱子云先生爲人英明決強力不倦克己復禮日有程課
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皆行於世如以生意論仁

以窮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則又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嘗寓德安府之應城胡文定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禀學焉其同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閎肆善啓發人令讀其書尚可想見也其自少時妄意爲學即賴先生之言以發其趣而平生所聞先生行事又皆高邁卓絕使人興起凜然常懼其一旦泯滅而無傳也

上蔡論語却有啓發人處雖其說或失之過然識得理後却細密商量令平正也

上蔡說孝弟非仁也孔門只說爲仁上蔡却說知仁只要見

得此心便以爲仁上蔡之說一轉而爲張子韶子韶一轉
而爲陸子靜上蔡所不敢衝突者子韶盡衝突子韶所不
敢衝突者子靜盡衝突

上蔡說仁說覺分明是禪

論語上蔡解極多看得見時他只有一两个緊要底字

上蔡所見透徹無隔礙處

上蔡說詩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詠以得之此却是會讀
詩

上蔡語録上卷極親切暇日試涵泳之當自有味不必廣求
愈令隨語生解不得脱洒耳

跋語録云先生學於程門篤志力行於諸公間所見最爲超
越

明敏從初不歷階級而得之故今日語人亦多失之太高

欽夫高明他將謂人都似它才一說時便更不問人曉會與否且要說盡它个厶則性鈍讀書極辛苦故尋常與人言多不敢過爲高遠之論

欽夫大聡明看道理不子細

欽夫最不可得聽人說話便肯改

欽夫見識高却不耐事伯恭耐事却有病

欽夫見識純粹踐行純實使人望而敬之

欽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語說不覺胷中洒然誠可歎服 並晦翁語

張栻

卷之十三